

绑架之后

BANGJIA ZHI HOU

故事会丛书



绑架之后

顾小风 编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徐小芬

封面设计：余 颖

绑 架 之 后

(故事会丛书)

顾小风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2 字数 173,000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8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72 定价：1.90元

编辑说明

“故事会丛书”是一套通俗性的文学读物。它汇集《故事会》和各地流传的各类优秀作品，分门别类地向读者提供古今中外各种专题的故事。它的特点是丰富多采，通俗易懂，适合口头讲述，易于传播；它既注重作品的思想性，也注重作品的艺术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，是广大读者业余、课外和旅途的伴侣。

本集子收入了近年来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优秀中篇故事数则。这些故事悬念迭起，情节扑朔迷离，扣人心弦。它为您展示了多侧面的社会生活。读后令人深思回味。

目 次

绑架之后·····	晓野 大为(1)
痴情的冷美人·····	冬 苗(68)
雾女山迷雾·····	钦志新(109)
花烛恨·····	何初树(154)
血红的云彩·····	建康 黎明编译(197)
抢劫六百亿·····	黄宣林(233)
“鬼魂”出没的城堡·····	流 萤编译(276)
黑鹰洞追踪·····	陈桂娣(304)

绑架之后

上海 晓野 大为

1. 蒙面怪客 一九四八年十月的最后一天，浓重的夜色笼罩着上海。市西区一条宽阔的林荫路的拐角处的镂空高墙内，有一座颇具江南风味的花园，当中耸立着一幢石砌的堡垒式洋房。花园四周，全是一株株以供观赏的梅树。熟悉上海风情的人都知道，此处产业叫梅园。这里便是赫赫有名的号称丝绸航运大王冯秉祥的公馆。

今天晚上，梅园不象往日灯火辉煌，却显得异常安静。

原来，今晚金融巨头金昌诚在国际饭店为女儿举行婚宴，冯家的人大多去吃喜酒了。冯秉祥推说身体不适没有去，此刻正坐在卧室的丝绒沙发上，看着《市林西报》。

这位实业家五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面容清癯，然而他那鹰隼似的双眼却熠熠有神。凭着这双眼睛，在三十年前瞅准了时机，在上海创办了一批工厂，经营丝绸业，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产业巨头。

今天，他的眼神却显得忧郁黯淡，他无精打采地放下报纸，燃起一支吕宋雪茄，把头靠在沙发背垫上。此刻，他正想利用这难得的静夜，把近来日益烦恼忧虑的心绪清理一下。现在，他综合报上的那些消息，得出的结论是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共产党接管政权势在必行。眼下，有些要人都在暗渡陈仓，“曲径通幽”了。而他姓冯的这大摊子该怎么办？思虑的焦点是：走，还是留？

虽说，他在抗战时期暗中支援过苏北的新四军，也曾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，救过共产党的几位要人。两个月前，有个自称扬州商会派来的人，居然给他捎来了陈毅司令员的口信，表明了共产党对他冯秉祥的政策。但是，他并不希望共产党取得政权。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才生，年轻时读过《资本论》，知道共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。他本人是革命的对象。既然如此，留，又有什么希望？

大前天，他以前的亲家金昌诚突然来看他。

寒暄一番之后，金昌诚谈到当前的形势，极力怂恿他抽走现金，转移资产，去南洋一带合作开办银行和工厂。

精谙世道的冯秉祥意识到，这是金昌诚觊觎他的资财，打他的主意。对此，他本可婉言拒绝，但他深知金昌诚在南京有很硬的后台，手下还有十多个流氓打手。所以，当金昌诚亲口向他提出合作要求时，他就不能不苦心思忖了……

此刻，他的眉心拧成了疙瘩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反剪着双手，烦躁地在卧室内来回踱步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“嘎”的一声，停在梅园铁门前。车门开后，三个戴着墨镜、身穿军装的汉子钻出汽车。一个夹着公文皮包的人，走到门柱旁，抬起手，按了一下门铃。接着门里传出一阵猛犬的吠声。冯家保镖二贵，赶忙拉开门上那一尺见方的瞭望窗，用尖利的眼神扫了一下门外的三个人，冷冷地问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那个夹着公文包的人说：“警备司令部，有要事面见冯先生。”说着递进一份蓝色封面的身份证。

二贵仔细地审视了证件后，还给对方，喝住了猛犬，把沉重的铁门拉开一人宽的缝道，等三

人进来后，又将铁门关上，带着他们向堡垒式的洋房走去。

“哪里来的？”随着一声喝问，一个敞着玄色短袄，腰插短枪，光头、圆脸、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，出现在洋房门廊的台阶上。他是冯秉祥的贴身保镖张金彪。

二贵说：“警备司令部的，有要事面见老爷。”

张金彪心中暗想：这么晚了，院里只剩下几个人，还是防着点好。便说：“请诸位稍候，让我进去通报一下。”

哪知，他刚转身，突然寒光一闪，一枚钢镖插进他的后背。他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。二贵惊得刚要掏枪，又寒光一闪，另一枚钢镖也插进了他的胸间，他一声惨叫，倒在血泊里。这时，三个人抽出手枪，跳上台阶，冲进廊门。

张金彪挣扎着，颤抖着手拔出了腰间的短枪，使出最后一点力气，朝着花园上空扣动了扳机，“砰！”清脆、响亮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。

正在踱步的冯秉祥，听到枪声，大吃一惊，紧接着外面已传来了猛烈的撞门声。冯秉祥慌忙朝里间走去。他家有一间应急用的密室，那门是一寸多厚的钢板制成，里面有一条直通警察局的电话线。冯秉祥急步走到墙边，一掀密



室的暗钮，那墙便徐徐分开，露出钢门。他刚迈步进门，突然从密室里走出一个持枪的蒙面人。这个蒙面人举着手枪，对准冯秉祥，低声命令：“快去把门打开！”

在手枪的威逼下，冯秉祥只好转身，走到外间，把门打开，那三个人一下拥了进来。

夹公文皮包的人，晃了一下手枪说：“请冯先生跟我们走一趟！”

冯秉祥毕竟是经过风雨、见过世面的人，他很快从惊恐中醒悟过来。现在，他已经明白了眼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想：去吃喜酒的人就要回来，一定要拖住他们。于是，他定了定神，用一种平静而客气的语调说：“诸位请坐，有什么了不得的事非要找走一趟？难道就不能在这里商量？”

谁知，他的话音刚落，两个人走上前，用钢钳般的大手夹住了他的双臂，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，蒙上眼睛，连拖带拽，把他塞进了汽车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飞驰而去……

·2·死尸传信 就在冯秉祥被匪徒绑走那当儿，他的儿子冯振华在参加国际饭店金家的婚宴后，没有当即回梅园，却驱车去了东亚饭店。原来这位公子哥儿在这里租了一套上等房

间，经常与他的情妇张宛宜幽会。张宛宜是他妹妹冯佩华高中时的同学，是一位俊秀而又温顺的姑娘。冯振华推门进来，见身穿睡衣的张宛宜越发妩媚动人，他扑过去，搂着她的纤腰，尽情地吻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“笃笃笃”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冯振华不高兴地问：“谁？”

“我。大少爷！”

他听出这是他家方管家的声音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他想，肯定家里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，不然，这位胆小谨慎的管家，决不会冒失地闯到这里来的。他急忙拉开了门，只见方管家神色紧张，颤颤抖抖地说：“大，大……”

冯振华大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老爷被绑架了！”

冯振华一听，真好比晴天霹雳，震得他目瞪口呆。他也顾不得和张宛宜打个招呼，就跟着管家慌慌张张走出了饭店。

当他来到梅园的大门口，只见那里停着一溜排警车和摩托。荷枪实弹的军警，身穿便服的侦探，封锁了路口和大门。一群记者被挡在大门口，气氛十分紧张。

冯振华一下车，急匆匆地走进客厅，只见全家人都象木头似地坐在那里。

起身迎接他的是警察局稽查处的何处长。看得出，他也焦虑不安。不过，他毕竟是吃了二十多年警察饭的警察油子，善于控制自己，他安慰着说：“大少爷，别着急，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搜捕绑匪，我想，用不了多久，就可以破案。”

此时的冯振华心乱如麻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那就拜托你了！”便颓然地坐下来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大街小巷到处回响着报童的叫卖声：“请看《申江日报》！头号新闻！头号新闻！丝绸航运大王冯秉祥昨夜被绑架！”

这天，酒楼、茶社、舞厅、交易所……人们都在谈论这条头号新闻。

紧接着是股票市场股票暴跌，警备司令部司令引咎辞职。

南京当局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命令新上任的警备司令立即破案。

在冯秉祥家里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，这天已是深夜时分，冯家的客厅里还是灯火通明。家中的女眷、私人秘书、管家全都焦急不安地围坐在电话机旁，而神色憔悴的冯振华，呆呆地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。两天来，他派人四出打听，至今没有探听到父亲的消息。他知道绑匪为的是钱，迟早会来同他联系。然而，这样焦灼不安地等待，使他感到日子难熬啊。

当落地座钟响了十二下时，茶几上的电话突然“嘀铃铃”响了起来。

冯振华猛地转身，大步走到电话机旁，一下抓起话筒。此刻，客厅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小小的话筒上。

话筒里传出了一个男人的粗野声音：“我要冯大少爷听电话！”

“我就是。你是……”

“老子是谁，你就别管了。现在有位先生要向大少爷面交老太爷的亲笔信。”

“哪里会面？”

“苏州河三角地码头二号仓库。要快，要赶在警察的前面，这帮蠢驴在监听呢！警告你，你若要和警察局勾勾搭搭，就准备给你老子收尸！”说完，对方“啪”地挂断了电话。

“快！快！”冯振华一放电话，就心急火燎地招呼管家，让他去叫汽车夫。不一会，他带着保镖急匆匆地钻进汽车，赶往苏州河三角地码头。

冯振华的轿车飞一般地赶到二号仓库门前，那儿黑漆一片，码头上空无一人。轿车一停下，冯振华便在保镖的簇拥下，来到仓库门边，他疑惑地盯着那巨大铁门上的“2”字，不敢上前。一个保镖上前一推，发现大门是虚掩着的。他轻轻一推，门“吱嘎”一声，裂了一条缝，里面

冲出一股叫人心悸的冷气。保镖打了一个寒战，又使劲一推，门开了。他用手电往里一照，吓得连连倒退几步。原来，手电光下出现一具僵直的尸体。死者是个老人，他的眼睛朝天瞪着，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合放在胸前，手下面压着一封信。

这个老头是被绑匪撕了的“肉票”。绑匪的规矩是：他们开价你能照付，就放人回家；只能支付一半，可以领回尸体，他们奉送一口薄皮棺材；一文不付的，就连尸体也领不回。这个老头因为家属无力支付赎款才被绑匪弄死的，因为他愿为冯家送信，绑匪才给他留了个全尸。

一个保镖壮着胆，从死人手下抽出信，交给了冯振华，那信封上写着冯振华的名字。

在手电光的照明下，冯振华双手打颤，拆开了信。

振华儿：

见信后速设法筹集六十万美金，以便派人来赎。

父字

×月×日

他刚看完信，门外传来一阵车声和脚步声，随着一群警察拥进了仓库。果然，不出绑匪所

料，警察在窃听电话以后赶来约定地点，只是他们晚到了一步。

带队的吴警长一见冯振华就急切地问：“冯少爷，绑匪呢？”

“你问我，我去问谁？”冯振华把信往口袋里一塞，冷冷地说，“此事你们别再插手了！”说完，转身离开了仓库，钻进汽车走了。

3. 一筹莫展 接到父亲的信后，冯振华为筹集六十万美金而四出奔走。虽说冯家流动资金没有多少美元，可是有大量的固定资产可以抵押，又有数量可观的黄金储备。然而，他没有料到，所有的银行都说没有那么多的美元，拒绝兑换。他似乎感到其中有鬼，但又无法弄清谁在捣鬼。

冯振华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，往沙发上一躺，长叹一声，又陷入苦思中，他搜肠刮肚也想不出如何弄到这笔美金，真是一筹莫展。正在他十分焦急不安的时候，忽然，他乱麻般的心里一亮，便快步上楼，敲开了妹妹冯佩华的房门。

冯秉祥的女儿冯佩华，是个文静而秀丽的姑娘，她聪明，持重，虽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，但毫无大家闺秀的派头。

自从父亲出事后，她也愁死了。此刻，她紧

锁眉头，默默地坐在卧室的窗前，就象一尊玉琢雕像。可心里却象火在燃烧。她在为父亲的命运担心、忧愁，然而一个姑娘家，除了担心忧愁，也是一筹莫展。

她见哥哥进来，忙急切地问：“哥，美金换来了没有？”

冯振华摇摇头，说：“只换了二十万。那些和我们有关关系的银行，都不肯兑换美金给我们。哼，我看是有人巴不得我们冯家垮台！”

“你就不能再去想想办法？”

“现在唯一可以试试的，就是去找金昌诚了，妹妹，劳你一次驾。”

冯佩华一听，脸色沉了下来：“我不去！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以前你和他儿子订过婚约。”冯振华凑到妹妹的耳边，用哀求的口吻说：“好妹妹，我们不能对爸爸见死不救。对于你的婚事，爸爸是对不起你，可是你也应该体谅爸爸，当时爸爸能得罪他们吗？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，现在你的未婚夫已死于车祸，对你也是一种解脱啊！”

冯佩华一下把脸埋进自己的双手，她无法控制自己，委屈的泪水不断从指缝里渗出，为了救父亲，她只得往金昌诚家走去。

金昌诚的公馆十分气派。周围有一道三米